

我想那些伟大的小说家与宗教家的情怀初无二致

面对着充满罪恶的人心 一颗悲天悯人的爱心不禁油然而生

他们对于社会以及社会中的个人有一种严肃的关切 这种关切
不一定是“五四”时代作家那种社会改革的狂热 而是对人一种民胞物与的同情与怜悯

我们的教育只讲求功利 忽略了心灵的培养 我想这是因为我们一向轻商 现在
不能不向工商屈服 于是有这种很尴尬的现象发生 如今应是回头推行人文教育的时候了

我立在地上 心里忽然起了一阵奇异的感动
那种感觉 似悲似喜 是一种天地悠悠之念
顷刻间 混沌的心景 竟清明清澈起来

第六只手指

下

白先勇散文集

白先勇著

文 匯 出 版 社

萧关鸿主编

第六只手指

白先勇散文集



白先勇著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先勇散文集(下): 第六只手指/白先勇著.——上海:

文汇出版社,1999,10

ISBN 7-80531-621-X

I.白… II.白… III.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4780 号

第六只手指 白先勇散文集(下)

作 者 / 白先勇

策 划 / 萧关鸿

责任编辑 / 何 璟

装帧设计 / 周夏萍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社 址 / 上海市虎丘路 50 号

邮政编码 / 200002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 上海长阳印刷厂

版 次 /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0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开 本 / 850 × 1168 1/32

字 数 / 230 千

印 张 / 12.5(照片 4 面)

印 数 / 5001—8000

ISBN 7-80531-621-X/I·78

定 价 / 22.00 元





图说:

上: 1942年与大姐先智(左), 三姐先明摄于桂林。
左: 白先勇三姐白先明 70年代初摄于台北。
右: 白先勇摄于1964年。





- 上： 1981年，在圣芭拉长城饭店宴请作家萧军（左二）及前上海锦江饭店老板董竹君，中立者为萧军的女儿萧耘。
- 中： 1968年，在加州大学圣芭拉分部任讲师，继续撰写《台北人》系列小说，发表《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于《现代文学》第34期。
- 下： 1960年《现代文学》杂志创刊，白先勇（前排右二）与杂志同仁合影。



現代文學編輯委員會合影 1960年5月9日



图说: 上: 1988年, 电影《最后的贵族》(改编自白先勇小说《谪仙记》)在美国洛杉矶拍摄, 与导演谢晋及演员合影, 后排左一为女主角潘虹(饰李彤)

中: 1995年, 法国法兰西学院200周年纪念, 应邀赴巴黎, 摄于Flammarion出版社前, 该社1994年出版法文版《孽子》, 1996年出版法文版《台北人》。

下: 1986年, 赴德国柏林开文学会议, 左一王蒙, 右二张洁。



目录

第一辑 散文·论文

第六只手指	3
惊变	24
石头城下的冥思	34
写给阿青的一封信	38
人生如戏	44
天上人间	50
贾宝玉的俗缘：蒋玉函与花袭人	60
流浪的中国人	78
小说与电影	90
试妻	100
《玉卿嫂》改编电影剧本的历程与构思	105
恐惧与悲悯的净化	112

第二辑 书评

秉烛夜游	117
望帝春心的哀歌	123
香港传奇	132
弃妇吟	138
边陲人的自白	142

第三辑 现代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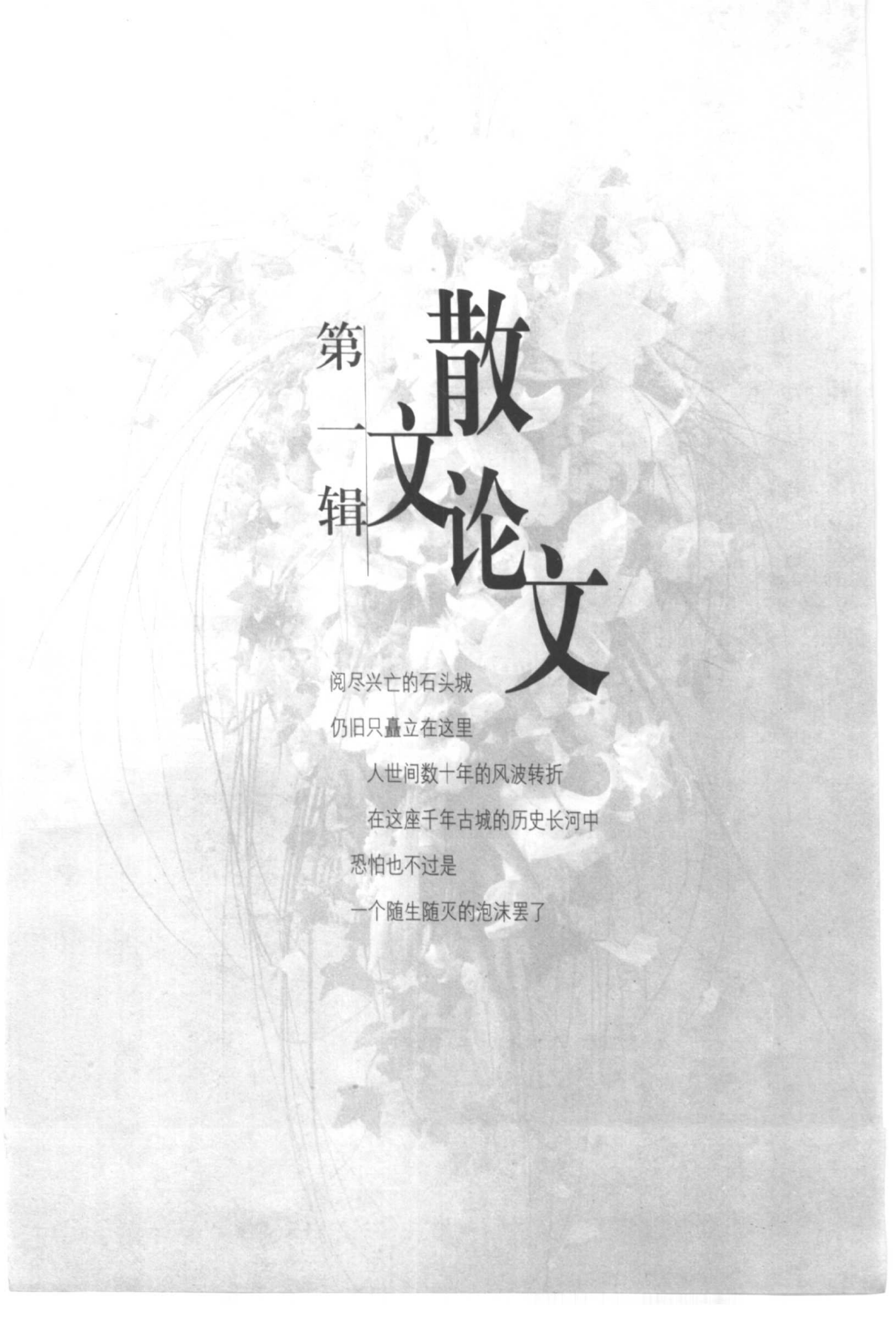
《现代文学》的回顾和前瞻	149
岂容青史尽成灰	165
弱冠之年	171
《现代文学》创立的时代背景及其精神风貌	174
不信青春唤不回	185

附 录

《现代文学》的努力和成就	夏志清	196
回忆《现代文学》创办当年	欧阳子	216
一时多少豪杰	余光中	226
《现代文学》与我	姚一葦	230
《现代文学》二三事	何欣	238
短暂的青春！永远的文学？	柯庆民	240

第四辑 访谈

与白先勇论小说艺术	胡菊人	253
白先勇与青年朋友谈小说		288
归来的“台北人”	夏祖丽	319
访问白先勇	蔡克健	334
学习对美的尊重	张素贞	359
白先勇回家	林怀民	380
作者年表		391



散文论文

第一辑

阅尽兴亡的石头城

仍旧只矗立在这里

人世间数十年的风波转折

在这座千年古城的历史长河中

恐怕也不过是

一个随生随灭的泡沫罢了

第六只手指

——纪念三姐先明以及我们的童年

明姐终于在去年十月二十三日去世了,她患的是恶性肝炎,医生说这种病例肝炎患者只占百分之二三,极难救治。明姐在长庚医院住了一个多月,连她四十九岁的生日也在医院里度过的。四十九岁在医学昌明的今日不算高寿,然而明姐一生寂寞,有几年还很痛苦,四十九岁,对她来说,恐怕已经算是长的了。明姐逝世后,这几个月,我常常想到她这一生的不幸,想到她也就连带忆起我们在一起时短短的童年。

有人说童年的事难忘记,其实也不见得,我的童年一半在跟病魔死神搏斗,病中岁月,并不值得怀念,倒是在我得病以前七岁的时候,在家乡桂林最后的那一年,有些琐事,却记得分外清楚。那是抗战末期,湘桂大撤退的前夕,广西的战事已经吃紧,母亲把兄姐们陆续送到了重

庆,只留下明姐跟我,还有六弟七弟;两个弟弟年纪太小,明姐只比我大三岁,所以我们非常亲近。虽然大人天天在预备逃难,我们不懂,我们在一起玩得很开心。那时候我们住在风洞山的脚下,东镇路底那栋房子里,那是新家,搬去没有多久。我们老家在铁佛寺,一栋阴森古旧的老屋,长满了青苔的院子里,猛然会爬出半尺长的一条金边蜈蚣来,墙上壁虎虎视眈眈,堂屋里蝙蝠乱飞。后来听说那栋古屋还不很干净,大伯妈搬进去住,晚上看到窗前赫然立著一个穿白色对襟褂子的男人。就在屋子对面池塘的一棵大树下,日本人空袭,一枚炸弹,把个泥水匠炸得粉身碎骨,一条腿飞到了树上去。我们住在那栋不太吉祥的古屋里,唯一的理由是为了躲警报,防空洞就在邻近,日机经常来袭,一夕数惊。后来搬到风洞山下,也是同一考虑,山脚有一个天然岩洞,警笛一鸣,全家人便仓皇入洞。我倒并不感到害怕,一看见风洞山顶挂上两个红球——空袭讯号——就兴奋起来:因为又不必上学了。

新家的花园就在山脚下,种满了芍药、牡丹、菊花,不知道为什么,还种了一大片十分笨拙的鸡冠花。花园里养了鸡,一听到母鸡唱蛋歌,明姐便拉着我飞奔到鸡棚内,从鸡窝里掏出一枚余温犹存的鸡蛋来,磕一个小孔,递给我说道:“老五,快吃。”几下我便把一只鸡蛋吮干净了。现在想想,那样的生鸡蛋,蛋白蛋黄,又腥又滑,不知怎么咽下去的,但我却吮得津津有味,明姐看见我吃得那么起劲,也很乐,脸上充满了喜悦。几十年后,在台湾有

一天我深夜回家,看见明姐一个人孤独的在厨房里摸索,煮东西吃,我过去一看,原来她在煮糖水鸡蛋,她盛了两只到碗里,却递给我道:“老五,这碗给你吃。”我并不饿,而且也不喜欢吃鸡蛋了,可是我还是接过她的糖水蛋来,因为实在不忍违拂她的一片好意。明姐喜欢与人分享她的快乐,无论对什么人,终生如此,哪怕她的快乐并不多,只有微不足道的那么一点。

我们同上一间学校中山小学,离家相当远,两人坐人力车来回。有一次放学归来,车子下坡,车夫脚下一滑,人力车翻了盖,我跟明姐都飞了出去,滚得像两只陀螺,等我们惊魂甫定,张目一看,周围书册簿子铅笔墨砚老早洒满一地,两人对坐在街上,面面相觑,大概吓傻了,一下子不知该哭还是该笑。突然间,明姐却咯咯地笑了起来,这一笑一发不可收拾,又拍掌又搓腿,我看明姐笑得那样乐不可支,也禁不住跟着笑了,而且笑得还真开心,头上磕起一个肿瘤也忘了痛。我永远不会忘记明姐坐在地上,甩动着一头短发,笑呵呵的样子。父亲把明姐叫苹果妹,因为她长得圆头圆脸,一派天真。事实上明姐一直没有长大过,也拒绝长大,成人的世界,她不要进去。她的一生,其实只是她童真的无限延长,她一直是坐在地上拍手笑的那个小女孩。

没有多久,我们便逃难了。风洞山下我们那栋房子以及那片种满了鸡冠花的花园,转瞬间变成了一堆劫灰,整座桂林城烧成焦土一片。离开桂林,到了那愁云惨雾的重庆,我便跟明姐他们隔离了,因为我患了可恶的肺

病,家里人看见我,便吓得躲得远远的。那个时候,没有特效药,肺病染不起。然而我跟明姐童年时建立起的那一段友谊却一直保持着,虽然我们不在一起,她的消息,我却很关心。那时明姐跟其他兄姐搬到重庆乡下西温泉去上学,也是为了躲空袭。有一次司机从西温泉带上来一只几十斤重周围合抱的大南瓜给父母亲,家里的人都笑着说:是三姑娘种的!原来明姐在西温泉乡下种南瓜,她到马棚里去拾新鲜马粪,给她的南瓜浇肥,种出了一只黄澄澄的巨无霸。我也感到得意,觉得明姐很了不起,要魔术似的变出那样大的一只南瓜来。

抗战胜利后,我们回到上海,我还是一个人被充军到上海郊外去养病,我的唯一玩伴是两条小狮子狗,一白一黑,白狮子狗是我的医生林有泉送给我的,他是台湾人,家里有一棵三尺高的红珊瑚树,林医生很照顾我,是我病中忘年之友。黑狮子狗是路上捡来的,初来时一身的虱子,毛发尽摧,像头癞皮犬。我替它把虱子捉干净,把它养得胖嘟嘟,长出一身黑亮的卷毛来。在上海郊外囚禁三年,我并未曾有过真正的访客,只有明姐去探望过我两次,大概还是偷偷去的。我喜出望外,便把那只黑狮子狗赠送了给她,明姐叫它米达,后来变成了她的心肝宝贝,常常跟她睡在一床。明姐怜爱小动物,所有的小生命,她一视同仁。有一次,在台湾我们还住在松江路的时候,房子里常有老鼠——那时松江路算是台北市的边缘地带,一片稻田——我们用铁笼捉到了一只大老鼠,那只硕鼠头尾算起来大概长达一尺,老得尾巴毛都掉光了,而且凶

悍，龇牙咧嘴，目露凶光，在笼子里来回奔窜，并且不时啃噬笼子铁线，冀图逃命。这样一个丑陋的家伙，困在笼中居然还如此顽强，我跟弟弟们登时起了杀机，我们跑到水龙头那边用铅桶盛了一大桶水，预备把那只硕鼠活活溺死，等到我们抬水回来，却发觉铁笼笼门大开，那只硕鼠老早逃之夭夭了。明姐站在笼边，满脸不忍，向我们求情道：“不要弄死人家嘛。”明姐真是菩萨心肠，她是太过善良了，在这个杀机四伏的世界里，太容易受到伤害。

民国三十七年我们又开始逃难，从上海逃到了香港。那时明姐已经成长为十五六岁的亭亭少女了，而我也病愈，归了队，而且就住在明姐隔壁房。可是常常我听到明姐一个人锁在房中暗自哭泣。我很紧张，但不了解，更不懂得如何去安慰她。我只知道明姐很寂寞。那时母亲到台湾去跟随父亲了，我的另外两个姐姐老早到了美国，家中只有明姐一个女孩子，而且正临最艰难的成长时期。明姐念的都是最好的学校，在上海是中西女中，在香港是圣玛丽书院，功课要求严格出名，然而明姐并不是天资敏捷的学生，她很用功，但功课总赶不上。她的英文程度不错，发音尤其好听，写得一手好字，而且有艺术的才能，可是就是不会考试，在圣玛丽留了一级。她本来生性就内向敏感，个子长得又高大，因为害羞，在学校里没有什么朋友，只有卓以玉是她唯一的知交，留了级就更加尴尬了。我记得那天她拿到学校通知书，急得簌簌泪下，我便怂恿她去看电影，出去散散心。我们看的是一张古诺的歌剧《浮士德与魔鬼》拍成的电影。“魔鬼来了！”明姐在

电影院里低声叫道,那一刻,她倒是真把留级的事情忘掉了。

明姐是十七岁到美国去的,当时时局动乱,另外两个姐姐已经在美国,父母亲大概认为把明姐送去,可以去跟随她们。赴美前夕,哥哥们把明姐带去参加朋友们开的临别舞会。明姐穿了一袭粉红长裙,腰间系着蓝缎子飘带,披了一件白色披肩,长身玉立,裙带飘然,俨然丽人模样。其实明姐长得很可爱,一双凤眼,小小的嘴,笑起来,非常稚气。可是她不重衣着,行动比较拘谨,所以看起来,总有点羞赧失措的样子。但是那次赴宴,明姐脱颖而出,竟变得十分潇洒起来,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明姐如此盛装,如此明丽动人。

明姐在美国那三年多,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或者逐渐起了什么变化,我一直不太清楚。卓以玉到纽约见到明姐时,明姐曾经跟她诉苦(她那时已进了波士顿大学),学校功课还是赶不上。她渐渐退缩,常常一个人躲避到电影院里,不肯出来,后来终于停了学。许多年后,我回台湾,问起明姐还想不到美国去玩玩。明姐摇头,叹了一口气说道:“那个地方太冷喽。”波士顿的冬天大概把她吓怕了。美国冰天雪地的寂寞,就像新大陆广漠的土地一般,也是无边无垠的。在这里,失败者无立锥之地。明姐在美国那几年,很不快乐。

明姐一九五五年终于回到台湾家中,是由我们一位堂嫂护送回去的。回家之前,在美国的智姐写了一封长信给父母亲,叙述明姐得病及治疗的经过情形,大概因为